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語

(一)



圖書館基本叢書

國語目錄

第一冊

魯語上

魯語下

卷六

齊語

卷七

晉語一

卷八

晉語二

卷九

晉語三

段序
錢序
韋序
卷一
周語上

卷二

周語中

卷三

周語下

卷四

國語

目錄

159407

國語目錄

第二冊

卷十

晉語四

卷十一

晉語五

卷十二

晉語六

卷十三

晉語七

卷十四

晉語八

卷十五

晉語九

卷十六

鄭語

卷十七

楚語上

卷十八

楚語下

卷十九

吳語

卷二十

越語上

卷二十一

越語下

札記

重刊明道一年國語序一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丈文游所照
校者予復各照按一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逆侵擾不能讀書壬子乃
避居於蘇頗多同志黃君堯圃其一也常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顧君千里細意校出
讀之始知外間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謬奪屬參差乖異皆傳授而失其真者也今年堯
圃用原鈔付梓以公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惠松崖先生用吳企晉舍人所
藏刻本照按流傳今刻本聞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
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按定自任者出焉按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爲瑕
指瑕爲瑜而玼穎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按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
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歸然獨存其譌誤誠當爲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爲公序所采是以
堯圃附之考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按者固多壞於按者尤多壞於
不按者以按治之壞於按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爲適不聞以擅改爲適
也余旣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得是書之難堯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
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二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胄而下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瞽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儻鄭語依疇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此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音而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槧正未免失之稍疏至如荆媯之譌爲刪媯補音初無刪字是公序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刪之必爲荆予嘗論古本可寶古本而善乃真寶於此本見之矣吳門黃孝廉蕡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實於斯世乃令善工重彫以行別爲札記志其異同凡字盡行款壹從其舊卽審知豕亥爛脫但於札記正之而不易本文蓋用鄭康成注樂記中庸之例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遂失其傳予嘗病之讀蘢圃斯刻歎其先得我心可以矯近世輕改古書之弊其爲功又不獨在一書而已也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章昭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慷慨。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尙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闊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語

卷一

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討下之稱。犬戎，昭王之孫也。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也。周公之後也。爲王廟士謀公之子也。凡禩，胙字也。傳曰：凡禩，周公之祫也。周公之祫，邢茅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以小小示威武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時聚也。威，畏也。時勤也。謂三時務農。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詩也。武王既伐紂，則有威。守，紂時講武。守，則有時勤。謂三時勤也。美懿，告祭公爲作此詩也。巡載戢干戈。載，則定。聚斂其干戈。藏，則戢也。囊，則聚斂其弓矢。韜，則藏也。言武王常求允王保之。允，信也。信武王能。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懋，勉也。性，性也。阜其財，求求，不障塞也。大其財，而利其器用。器用，兵甲也。用，則聚也。明利害之鄉也。鄉，方也。惡，以文修之。文，禮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父也。不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宿也。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稷。不宿也。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也。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相繼於世。謂稷官也。父，父也。我先王不宿用失其官。先不宿，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武也。而自竄于戎狄之間。竄，匿也。於部至，不復封。謂農棄官也。四官去夏而遷於郢。郢，近猶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修其訓典。訓教也。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

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辟。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也告不王也。謂以文辭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也。有征討之備，征也。有威讓之令，貢也。有文告之辭，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也。勤勞，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戎氏之二君卒也，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貴賓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戎而示之兵法也。大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也。一也。言事犬戎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驕慢。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魯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魯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夫獸三爲羣，上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也。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王御不參一族，故取異姓以備三也。一族父子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以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密縣也。是近涇也。密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爲王怒，得罪。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之子，恭王胡也。謗，罪也。邵公，邵公之孫，穆公虎也。爲王怒，得罪。衛巫，使監謗者。巫，人有神靈，有巫也。謗，罪也。監，察也。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目相眄而已。王

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邵公曰。是障之也。障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導通也。爲民者。宣之使言。宣放也。觀民所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史也。帝掌三皇五師箴。王闕以正得失也。箴失也。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若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蕪。事以諫。謂諫。有眸子而無見曰瞽。周禮。瞽。主弦歌。諷誦。謂諷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補察。輔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瞽史傳也。師傳修也。而後王斟酌焉。斟取也。是以事行而不悖也。悖逆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財用口亦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口於是乎生。下平曰衍。有漸曰沃。夫民慮之於心。而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爲王於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芮良夫曰。芮良夫問大王室其將卑乎。卑微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害謂惡害利也。孔子曰。故於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

王能久乎。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天神下謂人也。謂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也。中猶日
愧惕懼怨之來也。休惕恐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
曰文克能也。蕩蕩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恩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
言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陳布也。錫賜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
利其可乎。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榮公若用周必敗。旣榮公爲卿士。
旣已也。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也。享獻

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宣王屬王之子。宣王靖也。在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驥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
難。及至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懲。音而怒乎。殺王子命國。夫事君者。險而不懃。懃諸侯也。在職之中。不當
懷諫。不卜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怨心望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
立王。

宣王卽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文公諫曰。賈侍中云。文公
及時謂虢叔之後。西虢也。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民之
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
始殖。長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是故稷爲大官。稷之職爲大官也。古者太史順時覩音土陽瘳。丁佐

憤盈。土氣震發。既滿也。厚也。憤積也。農祥晨正。農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底于天廟。廟至日廟皆在營室也。孟春之月。士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先時九日。春日也。太史告稷。自今至于初吉。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蒸升也。膏潤也。其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殖也。稷以告。以太史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司事主農事也。言陽氣也。然則脉滿氣結。更爲災疫。穀乃不殖也。弗震弗渝。脉其滿告。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去。王其祇祓。監農不易。不易敬也。祓齊戒祓除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庶民甸師氏所掌。司空除壇于籍地也。司空掌。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耕時。瞽告有協風。至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風王卽齋宮。宮也。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御治乃淳反。澣饗醴。淳沃也。澣浴漸也。饗飲也。及期日也。饗人薦鬯。鬯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鬯人掌共王之饗。人薦醴。饗人司樽。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禮。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鬯鬯以實彝而陳之。齊鬯也。犧人薦醴。掌共酒醴。王敬從之。王耕一壘。鉢二音班。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益。為農新也。太史贊王也。贊導王敬從之。王耕一壘。鉢二音班。三之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耦上也。王一耦。公三耦。大耦二十耦。七也。庶民終于千畝。終盡耕。其后稷省反息井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下大夫。膳夫贊王。王歛大牢。歛饗班也。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歲。賦聚而時布之于農也。布稷則徧誠百姓。紀農協功。紀謂綜理。曰陰。

陽分布震雷出滯。陰分布雷乃發聲始震。雷擊蟲也。明堂月令曰。日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正再之。農正後稷之佐。田后稷三之。農官之君也。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也。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太保六之。太史七之。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故次農師。司徒也。汎太史八之。太史掌遠官府之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則大徇。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修其疆畔。日服其鋤。不解于時也。疆境也。畔界也。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使役。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秋。時冬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也。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裕緩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乏祀。而困民之財。置神乏祀。不耕籍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岳之也。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族也。王立戲。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父王卿士。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必立。立少也。犯王命而不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行政之不立。令不行。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

是亦立長。若誅之。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則廢命也。不誅則自誅也。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

懿公戲也而立伯御括伯也御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之弟懿公，諸侯從是而不睦，親疎於王也。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從是而相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爲州伯者也。樊穆仲，穆仲仲山父之謚。魯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耆，梁也。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而咨於故實，故，謀也。故實，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

宮夷命爲之侯伯也。古者夷爵宮命者必宣於王祖祖廟父

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科數之。是示以寡少又顯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惑政事。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爲政之道也。妨後嗣爲將有禍亂也。妨王道。清淨也。

卒粒之及幽王乃崩滅也。滅謂滅西周也。幽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大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蒸迫也。陽氣在下。陰氣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靈也。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也。荅莊百反。陽失而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爲演。演猶而在陰。陰下也。水氣不潤。土枯。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部衛。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利澤也。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十則更故。曰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十九年也。邊伯石速蕪國出王而立子頽。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頽。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速之秩。故三王子卽位。取蕪國之圖。王處于鄭。三年。王子頽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蕪國客也。客上樂及徧饌。曰大夏。殷曰大謳。周曰大武也。一曰諸侯大夫徧饌。禹鄭厲公見虢叔子。厲公突也。虢

叔王卿士穉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穉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圃門入。虢叔自北門入。門。王城門也。二殺子穉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而似丹朱。丹朱愚依其舅，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徒遷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其受之也。虢王曰：然則何爲？何爲在虢？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無有祈也。請禮之而已。求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年巡守也。今其胄見朱之後也。謂丹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忌父周公。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鬯所以灌地降神之器也。長尺二寸有續。內史過從至虢。從太宰而往也。太史不掌祀。王以其賢使以聽之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士焉。祝史。虢之史也。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力其財精意以享禋也。禋獻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今虢公勤匱百姓以逞其遠快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益也。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也。十九年晉取虢。僖之五年也。晉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邵公過。邵穆公之後。邵武公也。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也。諸侯卽位天子武則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嗣也。且呂鄆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也。后君也。戴奉也。元善也。后非衆無與守邦也。國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湯誓

天商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此言則散亡矣。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衆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過也言其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祀也。戎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衆也是罪當在我也。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祀也。戎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衆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猶考中度衷以莅之莅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學信也當制立事宜爲衆所信而行之也。祓除其心精也。精潔考中度衷忠也忠恕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之路。制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不之田。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勿施於人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旣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其祀也。上月以教民事君。祿天子增大圭執鎮圭繩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也。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不言敢專大夫士日恪位著守以儆其官門屏之間曰若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

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爲贊幣瑞節以鎮之。鎮重也贊六贊也謂孤執皮帛皆以金爲之。伯執躬圭六寸皆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璧以帛瓈以錦琥以繡瓈以紺也。瑞六瑞王執鎮圭尺二寸土國用虎節山國用狼節爲班爵貴賤以列之。次爲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公人功則

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之禮也。錢謂郊送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贈好也。太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也。以宴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勞也。郊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也。導訓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也。忠所以分也。心忠則不偏也。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也。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貳也。義所以節也。制義之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且也。節不攜也。摶離施三謂三讓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謂三謂端委也。服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疚病臣入晉境。四者不失仁義也。臣

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音人必豐。樹種也。艾報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之。又通於惠王之后。惠王繼母陳姬。陳姬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復歸鄭。處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在魯王於周。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二十四年。魯二十二年。晉侯朝之。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也。捷。勝也。踐楚所獲兵衆也。文公以僖雍二十八年也。衛踐土皆鄭地。在今河內溫縣。處于虎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爲伯。賜晉侯大輅戎輅之服。形弓一形矢百族弓十族矢千千也。王命尹氏及人三百也。於是乎始霸也。

卷一

周語中

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夫人猶謂尊貴至各以利退身而去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親舊也。謂其見待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離也。七德擗。謂其見待也。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其見待也。是不尊貴也。於王城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案內傳。子產爭鄭。今新鄭。謂其見待也。是不尊貴也。殷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禮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南服。明侯也。周公雖制土中。是不尊貴也。於采地之君。故。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棄之。是不明賢也。鄭小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勤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卽位。鄭屬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功也。惠王涼也。爲頑所棄。出居於鄭。鄭屬公。莊王之子。莊王他也。惠王之孫。僖王之子。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狄。隗姓也。赤。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也。夫禮新不聞舊。間代。王以狄女。聞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不愛親也。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也。夫禮新不聞舊。間代。王以狄女。聞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有成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足也。大厭。王不聽。有所忍。乃能成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足也。大厭。王不聽。十八年。王黜狄后。十八年。魯僖公二十四年。黜。廢也。狄。狄人來誅。殺譚伯。譚伯。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殺。十八年。王黜狄后。后既立。而通王子帶。故王廢之也。狄。狄人來誅。殺譚伯。譚伯。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殺。十八年。王黜狄后。后既立。而通王子帶。故王廢之也。狄。狄人來誅。殺譚伯。譚伯。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殺。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懲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懲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以其黨者。謂頑叔桃子。緣惠。狄人遂入周。王乃。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爲黨。謂頑叔桃子。緣惠。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殺子帶。在魯僖公二年。出適鄭。居於汜也。文公五年。晉文公旣定襄王於鄭。鄭之洛邑也。王勞之以地。以王。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殺子帶。在魯僖公二年。出適鄭。居於汜也。文公五年。晉文公旣定襄王於鄭。鄭之洛邑也。王勞之以地。以王。

其勤勞賞之以地。謂陽辭不
樊溫原植茅之田也。謂陽辭受也。請隧焉。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
五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
不直。猶不道也。不度。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均平也。周禮公之地。一方五百。使各有寧
字。居也。安字。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先王豈有賴焉。頓利也。言無所利。內官不過九
御。九御九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旗與卿主祭。日入鹽九御。使潔奉禘郊
之染。足也。耳目聲。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之文章也。死之民引王。輕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之文章也。死
也。輅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王何異布之貴賤各等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
守府。僅猶劣也。府又不侵。以勤叔父之長同姓曰叔父也。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物分也。大其叔父
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言晉文。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
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寵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
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庸也。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
土。何辭之有。與裔流放也。言將辟於荒。若由是姬姓也。姓而王也。更姓易姓。謂文公未更。先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下則隧。默勉也。言有天余何敢以
未可改也。與王室復。先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下則隧。默勉也。言有天

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其若先王與百姓何。天子與諸侯異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也。復臨何政令之爲也。何以政令乎。而爲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爲隧也。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惠王從鄭至王城。以陽樊賜晉文公。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晉侯圍之。倉葛呼曰。人也。陽。王以晉君爲能德。爲能。布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也。懷。思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而蔑殺其民人。蔑。猶。宜吾不敢服也。夫。狃。弱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威。狎。智也。故君之武威。將見慢蹟。慢。罰失當。臣聞之。曰。武不可覬。文不可匿。覬。見也。匿。隱也。言。觀武無烈。烈。威。匿文也。不昭。陽不承。猶。旬。而祇。以。覬。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旬。服。又。懼。而。然。豈。敢。自。愛。乎。且。夫。陽。豈。有。裔。民。哉。裔。民。謂。凶。惑。之。列。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若。之。何。其。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去。令。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而溫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公以是懼。出子服守國。奔成。楚公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成于踐土。葬于京師。在魯僖公十八年也。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出當從也。王衛侯與人復衛侯。訟不勝。故晉侯入。叔武將沐之。聞于君言。君責之。謂之。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

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用也。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無後無以復，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一年也。晉侯使鑒行，於是歸之。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三年也。秦師秦大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謳。」滿，周大夫王孫之名也。謳，音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不寡謀自陷也。入險而脫，能無敗乎？」謳，謂秦師無謳，是道廢也。古是行也。秦師還，鄭商兒之燔以鄭伯晉人敗諸燔獲。

其三帥丙術視。晉地名，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也。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正卿晉文公之孫成伯之子，景公孺也。隨會，定王享之餚烝。定王襄王之孫頃王之折俎之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公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故或曰隨會。食采於隨，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

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以士季之王召士季。士季字也。原公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王公立饌，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爲饌。房，大俎也。親戚宴饗，則有餚。凡郊禘皆血腥。升，體解節折。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弊王室。葬成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

女也。賄遺余一人，敢設饌焉。饌全體也。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舊職故事，前好先王之好也。且唯戎狄則有體薦之也。夫戎狄冒沒輕僥貪而不讓，冒抗觸也。沒入也。僥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之志，象胥之官。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典常也。無亦擇其柔嘉，脆也。不亦柔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盛竹糗器，容四升其實。修其簠簋，修器也。簠簋，奉其犧象，犧以象骨為飾，以犧牛象。出其樽彝，樽彝皆受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為一列，淨其巾幕，淨潔也。巾幕，以覆樽彝也。敬其祓除，猶掃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也。其實芹菹，免醴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東帛為好，謂之宴貨也。以示容合好，和好也。合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子然全體，夫王公諸侯之有饌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軍旅，議大物也。大德大功也。故立成禮，蒸而已。立成，不坐也。蒸升也。饌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饌不倦，歲行於懈也。時宴不淫，一時之間必有宴，月會會計也。計也。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服物備也。故歲饌不倦，歲行昭庸采飾，顯明功五采也。冕服旒，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周旋序順也。序，容止順各以次比也。容貌有崇止，可觀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五色精心，異質不肖，精以其心也。五聲昭德，昭德謂見其樂，知其德也。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和同可觀，可去否，可和，可饗。一以行德義，同可觀也。財用可嘉，厚酬幣宴，以將道心，不二曰同，則順而德建，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蒸。武子遂不

敢對而退。武子隨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平修執秩以爲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爲常也。晉

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

敢對而退會也。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殷周也。於是平修執秩以爲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爲常也。晉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者之也。問。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是時天子適楚。經陳也。境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子火朝覲矣。道茀不可行。火心星也。覲見也。草木見於辰也。侯不在疆。賓客者。疆境也。迎司空不視塗。司空掌澤不陂。陂障也。古不寶川不梁。流曰川。梁渠也。古野有庚積。唐少蘋也。詩云。十六斗。孫曰庚。昭謂此庚。露積。穀場功未畢。九月築場圃。詩云。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且墾田若蘋。發田若蘋。曰墾田。若蘋。縣無施舍。四旬爲縣。縣任方。膳夫也。掌賓物也。饋宰不致餼。客宰。牢膳夫也。掌賓少蘋。若蘋。言其稀。膳夫也。掌賓客旅之縣。無施舍。施舍賓客。任方之十處也。民將築臺於夏氏。夏氏陳國之夫人也。臺觀臺也。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不爲慮。會可以寄寓焉。及陳。陳靈公與孔僖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二廟南冠楚冠也。如往。王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子。於其私土。稱大夫。稱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名蒼龍也。見者。朝見東方。達戊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涸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謂建戌之月中霜也。始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謂之降之後。清風先至。所。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雨畢。十月水涸也。九草木節解而備藏。收備藏也。月令季冬。人爲寒備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秋藏也。月令季冬。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故九月可以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亥之後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

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其時徹曰。收而場功待而畚堿。時隙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徹曰。收而場功使入修囷倉也。畚具也。器具爾畚櫛將以築。畢土功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其時徹曰。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午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具會於司里之官也。致其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具會於司里之官也。致其築作也。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也。國有郊牧。放牧之地也。疆有寓望。寓境也。境界之上。有寄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圓大也。必有圃。草茂大之草。以財用之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紼。常用也。入土野無奧草。皆墾辟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求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邑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班次也。執事縣有序民。事有班事也。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民罷於逸樂。逸樂於爲國也。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司關掌四方之賓。者有次也。執事縣有序民。事有班事也。從者戲人。途以入境。告也。行理以節逆之。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爲導。導賓至於境也。出人關人間則爲之告。聘禮曰。及境謁也。執瑞節爲迎也。迎也。宗祝執祀事。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司。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門尹除門。門尹掃除門庭也。除宗祝執祀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司空視塗。視塗易。司寇誅姦。禁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事。司里受館。司於廟朝服用賓至。司徒具徒路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塗易。司寇誅姦。禁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事。供其材也。甸人積薪。蒸之事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濯之事也。膳宰致饔。然食。廩人獻餧。禾生曰。膳。司馬陳芻。司馬掌圉。人帥圉人職屬司馬也。工人展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物事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

不懷愛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上卿監之也。監視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也。有過賓於陳。假道爲過賓也。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教也。文武之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彝常也。無卽慆淫。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爲媒嬪其姓也。陳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棄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喪龍之衣也。冕大冠也。公之盛服也。昔勉帥其德也。猶恐殞越。猶恐落墜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危也。居大國之間。大國也。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楚莊王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也。既滅以陳。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取陳。誤爲縣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謾內之國。康公發幣於大夫。於魯大夫。發其禮幣。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子魯孫叔孫東門襄仲如也。東門之子公子家莊公之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修也。

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臣尚敬君，寬肅宣惠君也。蕭整也，宣嗣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謂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也。肅所以濟時也。濟成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人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則無敗功也。不干時而動，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也。阜厚。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也？徹達。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遠。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以儉足用，則遠於憂。以足用也。所以足用也。所以無乏絕之憂。且若承命不遠，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長世多。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用。足則族可以庇，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廬也。國。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及之也。憂患必。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也。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家。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也。十六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也。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及。必亡也。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也。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歿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人殺之，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昔成公未歿二年，宣伯歸如也。通於宣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歿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人殺之，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昔成公未歿二年，宣伯歸如也。通於宣

三君明不及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也。使叔孫儒如先聘且告。使儒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謗，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難距其欲，故不歡悅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共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爲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私，無加賜也。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在賓爲介，介上所以佐儀也。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鄖。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鄖，在魯成十六年也。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雖居之子。未將事。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好貨宴飲，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桓公，王叔子也。交酬好貨皆厚。以貨爲好，厚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升。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爲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也。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晉戰勝楚，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樂武子。德薄而以地賂諸侯。

二也。楚王薄德，怨人不從。楚以汝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司馬子申叔時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背晉。楚王不聽也。欲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夾楚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也。得民也。得民也。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鄉也。樂書將中軍士樊佐之。郤至佐之。旅衆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晉有信故。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晉背盟故。得民二也。軍帥強禦三也。也剛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晉有信故。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晉背盟故。得民二也。軍帥強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代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范不欲我則強之。樂范士變也。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且夫戰也。微謀無計謀也。吾有三伐也。伐功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伐勇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弗輸胡曰。余從之乘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郤桓公而辱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也。若知政也。吾自謂也。郤至位在七人下。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故恐政未及也。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佐第六鄉升爲正卿也。今樂伯自下軍往第五鄉。而爲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優於彼四人樂也。得郤至四人。言己之材也。三入之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爲何如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大則其鄉也。求掩蓋人以自高也。故聖人貴讓。且諱夫下莫敢陵也。而不可蓋也。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過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也。故聖人貴讓。且諱

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爲其害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陵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禮不以邪也。求福以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蔭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蔭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微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爲己力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也。乘陵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爲也。民力所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貴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也。姦仁爲佻。以姦僞行仁爲偷仁。姦禮爲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也。姦勇爲賊。還賊國也。姦勇。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平和也。順等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致敵爲果。致果爲毅也。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下趨也。叛國卽讎。仇也。叛其國而卽讎人。謂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郤至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雖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遠此也。今周書太誓無此也。其散亡乎。郤至歸。明年死難。明正魯成十七年也。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也。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與伯輿年也。

卷二

身先信於人。言仁必及人。人爲仁。博愛於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爲義。言智必及事。物爲智。言勇必及制。義不爲制也。勇而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言孝必及神。孝者信矣。則言惠必及和。和睦也。乃爲親愛也。言惠。非勇也。言教。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者信矣。則言惠。必及和。和睦也。言惠。愛也。和睦也。言致。言惠。福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則得國。大得天下也。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也。恭者。其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爲文。誠也。惠。文之慈也。慈。愛。讓。文之材也。材。用。象。天。能。敬。是能敬。則天。帥。意。能。忠。意。恕。而。行。之。爲。忠。思。身。能。信。曰。體。誠。其。身。乃。爲。信。也。易。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爲。仁。也。利。制。能。義。以。能。義。爲。制。事。建。能。智。能。處。立。百。帥。義。能。勇。修。義。而。行。故。能。勇。君。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而。行。能。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推。數。能。讓。與。已。體。敵。猶。推。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周。也。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天。之。六。氣。爲。經。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之。也。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父。昭。子。穆。孫。復。爲。昭。一。言。周。子。之。親。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道德。端。德。之。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於。善。德。也。慎。成。端。正。德。

之相也。相助也。愾成端正覆爲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被文相德。非國何取。稼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臂也。歸者自周歸晉也。趙穿弑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爲君也。乾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下變而爲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也。曰否。變有臣象。配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之一。謂成公已往爲晉君。後者在誰。周也。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而往者必周子也。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臂尻也。三而畀驅之孫。予畀。車臂之孫也。周子也。自孫已下皆稱孫。詩曰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曰黑臂。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三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屬公弑。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單襄公曰。驅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今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驅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德夢卦也。三合。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之兵也。故事也。武王自謂也。協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者也。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亦。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穀洛閼。將毀王宮。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洛閼者。南水激有似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及王宮故齊人城鄭。穀在王城之南。而王欲壅之。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王太盛。

天卒子也。早立。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也。墮毀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障也。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澤水之鍾也。鍾聚。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物也。高山下藪澤也。疏爲川谷。以導其氣也。疏通陂塘汙庫。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塘也。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小曰阤。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生物有財用。山齊諭曰。陵爲死之終。葬也。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也。虞度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昔共工棄此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高辛所滅。安得爲堯時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溼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陵庫謂池澤也。高謂山。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其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鷩。崇。虞也。伯鷩也。堯父。時之謫。舜之南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郭洪水也。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也。度法釐改制量。釐理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其之從孫四嶽佐之。共主四嶽也。從孫昆季之祭爲諸侯。伯佐助也。言物殖。犧共象類。視山數其在今東海。而當有虞者爲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工之過者。謂郭洪水也。堯用殛之于羽山。殛斂於羽山。禹父。帥工從孫爲四嶽。助禹治水也。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伊闕也。疏鍾水豐物。鍾聚畜水。豐殖九藪。墮長也。汨越九原也。汨。凡此諸侯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蔽澤也。謂決汨九川。汨通陂鄣九澤也。謂豐殖九藪也。謂豐殖九藪也。宅居九隩。隩內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軌使之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地無。

王之遺訓。啓訓開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鉉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遠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過其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饔者嘗焉。饔烹之官也。佐鬪者傷焉。鵠蛇曰。施翩翩勤搖不休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荼毒桑柔之十章也。安也。荼苦也。昔民疾王之虐。貧樂福亂。恐懼循者以消災咎。以壅飾之禍敗終將。章著也。昔見禍亂之戒。不爲苦毒之行也。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惕惕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昔民疾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屬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科民。幽昏以滅也。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洪水。黎民阻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民用乂安也。及文武五王。謂后稷不啻鞠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毅。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凡喻公非高國。亞圉公叔祖類。太王季文王。至景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屬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王助也。輔也。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鏡也。黎九黎苗三苗。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顙頷滅之。高上也。

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方四方也。四時之令也。謂逆而蔑棄五則。蔑滅也。天儀地則法也。謂棄宗廟之器也。子孫爲隸。不夷於民也。謀役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動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犧之發廣尺深尺。爲畎百步。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靖也。無有異焉。唯所行也。詩云。殷鑿不遠。在夏后之世。桀也。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其以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奇譏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禍。民則皆亡。王之爲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寵人子朝。及其臣賓孟之屬也。晉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既立。子猛。劉子許。賓孟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桓王。名分敬。王子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職。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禮薄而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食曰餞。錢錢郊禮。上位在靖公上。送之以物。曰餞。燕無私。無私好貨。及送不過郊。至郊而反。亦語說昊天有成命。天有成命。周頌篇名也。單之老送叔向。室老也。

歲臣爲室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代也。昔史佚有言。史
周文武時太。曰。勤莫若敬。敬可。居莫若儉。儉易。處尹佚也。崇高。器無形鏤。儉也。形丹也。鑄身聳除潔。儉也。外內齊給。敬也。事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勤。咨也。必與上。吉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雜也。衆人過郊。單能避怨矣。居儉勤敬。德讓事咨。而能避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頤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卽位而郊見。推文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受之謂修已。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夙早也。夜暮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二后肇起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也。熙光大也。亶厚也。厥其心也。以固和天。靖下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文武能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之昭定其武。使之威也。夫道成命者。也是道成王翼其上也。稱舉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尤恭克讓。賈唐二君云。二后所以受而稱昊天翼其上也。翼敬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天命者。能讓有德也。謂徇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受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敬百姓也。百姓是其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恭。書曰。文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鄒司農云。廣當寧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也。其始篇之首句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偷信寬。循而行之。歸於安民也。其恭。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其終篇之首句也。化厚其心。美其教。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成其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也。應當單若不興。

志。通逃也。遠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預不虞也。未至而設之。謂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疫。量資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可先而不備。謂之怠。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同已爲贏病之國。民厭財是爲召災也。周固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爲經。臣奉而成之爲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命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有之。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子。謂君長也。昔陰陽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樂也。陽調草木盛。故君子求祿其心樂易也。夫旱麓之榛楛殖也。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山林衛處之政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爲田。麻地爲田。瘠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危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而又有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王弗聽。卒鑄大錢。遠屏其民也。一曰騎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二十年也。賈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此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越。而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也。

其繼物鮮寡也寡其繼者用。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也。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林陰聲之大者也。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鍾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貢君爲大呂。爲角則清也。爲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中之變。黃鍾爲宮。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爲墨。倍墨爲尋。尋倍尋爲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則濁大呂爲角。則清也。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也。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鉤。重不過石。弦繫之以爲鉤。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者。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百是爲一龠。龠二爲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度丈尺也。量斗升也。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斛兩丈尺也。大謂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鉤鍾聲不可以知和。可耳不能聽故。不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之。則歸心焉。欲嘉服也。言德上得民心。以殖義方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惑於物也。以爲憲令也。憲法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耳樂五味。則耳樂五聲。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

信。審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名以成政。號令所以動。以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入不精。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懶之度。懶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爲。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謂作大錢。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官州鳩。守官所守之。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鐘尚羽。鍾聲大。故石尚角。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聲音調利。爲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主第次第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故曰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宮聲大。故爲金石也。從細。尚細聲。謂金石也。從細。尚角也。輕者從大。謂瓦絲也。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謂。從。其。也。謂。鐘。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議。謂利也。革一聲。革。鼓也。木一聲。木。鐘也。五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鐘爲宮。林金石以動之。鐘磬所以發。絲竹以行之。管弦所以行。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以歌。以詠之。永言。聲依永。得其常。曰樂極。物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會也。言中和之林。是不平也。平今無射。有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磨之石。磨石以繫之絲。木繫絲木爲琴瑟也。越之匏竹。也。越謂爲之孔也。

樂記曰朱節之鼓節其長短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北曰乾爲石爲不周。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東爲木爲清明。正南曰離爲絲爲景風。西南曰坤爲瓦爲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是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財匱也。妨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抑而不聞。不容於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爲大林所陵。聽之微迂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樂官宗伯。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聲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祀饗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財匱故民離樂。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晉昭二十二年也。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言聲音之道。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輩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鑄金。鑄鎔也。衆口所毀之金謂錢也。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七十曰耄。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崩而言鍾不和。害民金錢也。六呂律六律六呂也。陽爲律。陰爲呂。六呂律六呂律六呂也。王景問律於伶州鳩。律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黃鍾大呂姑洗蕤賓夾則無射也。黃鍾大呂姑洗蕤賓夾則無射也。王將鑄無射。王景問律於伶州鳩。律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景王子、悼王子、悼王弟匄也。萇弘，周大夫，襄叔也。欲城周者，欲城成周者。襄叔也。成周在溫水東，王城在溫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溫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如朝，執兵，入于王城。敬王長之。於是晉徵諸侯，使官辛石張爲主，如晉請城成周。魏獻子爲政，獻子子晉正卿，說萇弘而與之。說萇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成周也。衛彪傒適周聞之，大驚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殆乎？」言將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歌也。支，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歌，名之曰支，以道授之人，使永歸焉。蓋觀夫禮之立成者爲既，立成立行，昭明大節而已。少興與焉，猶體也。興類也。昔既無禮，所以教民，故式昭明大節而已。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以是日自恐，故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比類而已。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弘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知天地之爲，則所支安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弘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孽之萌，使迷亂棄德，而卽慆淫，慆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哈近水火之所犯也。其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是崩。」如登喻進，昔孔甲亂夏，四世而墮。孔甲禹微，繼夏，亂夷之法也。四世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曰玄王。孔甲至桀，滅世而亡也。桀下，言云。帝甲亂之，七世而墮。帝甲，湯之後五世也。亂湯後，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有四世矣。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已多矣，又何可興也。

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言周之有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而幽王蕩以爲魁陵。葬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陵。葬土殘絕川藪以爲溝瀆。無有悛止之時也。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蔓叔弘也。蔓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叔弘字也。欲以天道速及於告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導達也。蔓叔反是以誑劉子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壞也。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惑劉子也。將及焉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當其身禱尚微。後有禍故爲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也。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勤勞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魯定公之元年也。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火也。及范中行之難。蔓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蔓弘。蔓弘。范中行君。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魯襄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襄公以讓周周爲之殺。蔓弘也。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劉氏范氏世爲婚姻。也。劉定亦當爲貞。

卷四

魯語上

長勺之役。曹刿問所以戰於莊公。長勺魯地。曹刿魯人也。莊公魯植公之子。莊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自知。殺襄公。管夷吾。郤穀。公入。與莊公戰。于乾時。莊公敗績。故十年夏。莊公伐齊。戰于長勺。小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賜也。不愛

牲玉於神。詩云：「雖愛斯牲，珪璧所以祭祀也。」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也。惠本謂樹德施利，福降下也。民神之主，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勤不違時，財不過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無不供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獨恭，一身之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德也。不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也。獄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也。荀子云：「知夫苟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慮民事。」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曹鬪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一相朝。賈侍中云：「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聘，聘以志業，聞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霸時，亦取於此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學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也。帥，督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司空也。其間無由荒怠，其閒朝夫齊，乘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君爲是舉也。舉動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脉拾也。冬祭曰：「蒸。」因祭社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族衆天子祀上帝。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也。命諸侯祀先王。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

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檻。而刻其桷。曰。桓宮。桓公廟也。桷謂之檻。莊公娶于齊。曰。真姜。真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檻。以夸之也。匠師慶言於公。夫。櫟。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盛於世。監觀世成。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也。攝持。今先君儉而君侈。先君桓公德替矣。替滅。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已也。公弗聽。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覲見夫。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女贊幣之禮。故事也。男。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夫婦贊不過棗栗。以告虔也。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脯脩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也。章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國。臧。曰。夫爲四鄰之援。授所攀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固國之難急。是爲難也。是爲鑄名器。名器。鐘藏寶財。帛也。玉。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還事乎。還事。自選擇職事也。擇。文仲曰。賢者。

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遠。無相遠。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禡。有壇。以禮廟。玉磬。鳴鑼也。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公爲太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雷武子曰。不可以聞成王周公之命祀職貢如此。賈唐得之矣。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也。戾罪不腆先君之幣器也。聘厚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也。以救弊邑。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齊人歸其玉而予之韞。

齊孝公來伐魯。孝公齊桓公之子。昭公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爲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驥之名。柳下惠也。字展禽也。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若爲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也。使加己亂。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無不趨言。無所愛也。將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野。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爲禮欲也。寡君不佞也。佞才不能事疆場之司。司主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弊邑之野。敢犒輿師也。輿衆。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喜也。使者乙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如懸磬也。故言何恃也。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

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賜女士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也。君今來討繁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也。釋置必不泯其社稷。泯滅豈其貪壞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使鑒鶠之不死。使鑒行鶠衛侯甯俞貨鹽。薄其鶠而不死。在晉三十八年也。鑒亦不誅。不誅鑒者。諱。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莊公申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鶠也。大刑用甲兵。諸夏不式。王謂逆則被甲棄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戮。書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劙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其刑。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次用鑽笮。笮蹠刑也。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鞭官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小者致之市朝。下也。刀锯以死刑。大夫以上屍諸市。士以下屍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者。使者鹽。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夫晉新得諸侯。新爲夫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惑。亦不可以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雙玉曰。穀傳及晉侯。皆十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厚其好貨。厚其好貨也。衛侯聞其減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外交也不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其地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前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十里有市。市有候館也。周禮。五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隸。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謂不禮文公觀。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班次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猶尊先。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明。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也。辟開請賞之。乃出而爵之。爵爲大夫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以爲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透也。言其透。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政之所成也。成政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典法。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夏杼殷甲。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後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共工氏伯有農之間。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勾龍也。佐黃帝爲土官。故曰后土官。九土者。名戲弘。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顓頊能修之。帝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能序三辰。以固

也。葬而保寵雖壽而沒不爲無殃終之也。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莒太子僕弑紀公。記公生僕及季德既立僕又愛以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僕也。命告也。僕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適也。爲我流之於夷。夷東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疾。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司寇出之境。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詰問僕人。以所更公執之。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所何也。何啻言。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則法掩賊者爲蔽也。匿竊寶者爲宄。亂在內爲宄。謂命書者不欲傷君德耳。奚姦也。財玉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
宣公夏澑於泗淵。澑。瀆也。瀆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里革斷其罟而棄之也。罟網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實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廟行諸國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罟。漁網。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先薦廢廟唐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獸處於是乎禁置羅。罟。魚鼈以爲夏笱。獸。鼈。掌鳥獸之禁令。宜免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謂春時也。獸處於是乎禁置羅。罟。魚鼈以爲夏笱。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於時撒刺魚鼈以爲犒儲也。夏不得取故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鳥獸成水蟲孕水蟲於是乎禁置罿。設罿

鄂買當作罝。罝小網也。弃也。鄂掉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質宗廟庖廚也。而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蘖澤不伐天。少木未成也。天魚禁鯷鮋。鯷魚子也。鱣獸長麌麌。麌子曰麌。鳥翼鷄卵。翼成也。生哺曰卵。蟲舍蟻蟻也。蟻可以食。舍可以爲醢。蠅蠅也。可以食。舍可以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舊息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墨罟。貪無藝也。別於雌而懷。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也。良善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師存侍。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儒如。欲如晉謝。且請之事。在晉十六年。郤犨欲予之邑。弗受也。郤犨晉廟苦成叔也。以妻故。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德不任國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欲專國政也。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也。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君謂屬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能去舊。不能去舊。所惡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有釁兆也。言鮑氏若預若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之。司也。邊人報場成公在朝。成公晉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弑也。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也。回邪。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墮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安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楊州地。伯之巢縣。今屬江都縣。是也。紂踣于京。京，殷京師也。厲流于彘。彘，晉地也。幽滅于戲。戲，幽王爲西戎所殺。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威也。多過之。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子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以爲國光華也。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八十緜爲升。緜，株也。穩，童穩也。馬餚不過稂秀。稂，莠也。秀草似穩，無實也。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卷五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之子豹也。晉悼公饗之。以嬖禮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爲三篇而不拜。至鹿鳴之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子以君命鎮撫弊邑。鎮重也。不腆三篇。乃後拜樂三也。也。晉侯使行人問焉。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弊邑。鎮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之。以樂節之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辟夏周文王也。細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也。貺賜。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遇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謂夏一名遇。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樂崩亦從而亡。是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子相見之樂也。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祐。其徵應符驗。著見於天。乃天下非人力也。周公欽昭先王。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爲樂人自習修。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也。貺賜。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善先君。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如華之色。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無懷其私。爲每懷。鄭司農云。和。咨才爲諫。才當爲事。傳。咨事爲謀。當難爲謀。傳。咨義爲度。度亦謀也。當爲私。和。咨才爲諫。才當爲事。傳。咨事爲謀。當難爲謀。傳。咨義爲度。度亦謀也。

爲周人詩云周愛諸侯之君貳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也。六德謂謹也、齊也、周謀也、度也。季武子爲三軍有三軍其後削弱三軍而已。武子欲尊公室故益天子亦上公爲元帥也。十二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皆命卿。詩之衆也。周公謂諸侯三大國各征軍各征其伯禽之事在魯封襄公。謂從王師之不義也。周禮謂三軍也。度。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謂從王師之不義也。周禮謂三軍也。度。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有事則卿。孔子之衆也。周公謂諸侯爲三軍也。度。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卿。謂從王師之不義也。周禮謂三軍也。度。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則卿。謂從王師之不義也。周禮謂三軍也。度。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正也。今我小侯也。言小侯者。謂於其君制也。小帥賦以從諸侯。甲士以從大國。謂從王師之不義也。周禮謂三軍也。度。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若爲元侯之所。元侯所謂作三軍。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也。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也。代更襄昭皆如楚。襄公也。昭公也。如楚朝事也。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晉侯襄公也。襄公也。昭公也。如楚朝事也。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業有深涉深則屬滄風。滄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共濟而己。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道隧也。共具也。舟除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用諸侯諸侯之大夫以。司馬除道。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漢水名。康王楚恭王之子。襄公昭伯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惠伯之孫。爲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爲大國有盟主之名。今王死，其名未改。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叔孫仲昭伯。魯大夫。仲惠伯之孫。爲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爲大國有盟主之名。今王死，其名未改。」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恭王之子。襄公昭伯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惠伯之孫。爲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爲大國有盟主之名。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子服叔也。姑且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喜猶賀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莘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莘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爲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臣子誰肯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也。後嗣將爲襄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悔也？在國聞楚有喪，將爲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政。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當其有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也？求說其悔，而亟於前之人。其誰不滋大乎？說猶除也。輕侮已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誰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難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悔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方城，楚北山也。下，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號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季氏專魯國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也。名鰌。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也？親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下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下時，魯可還也。

守命必同心而若楚之克魯也。勝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却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而喜。用何傷乎。醒君其入焉。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季治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適迎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也。公未言。樊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謁告也。子治歸。致祿而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下人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固。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罕虎之孫子辰之子子皮也。穆子晉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惑疑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會則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灾害也。車大夫有武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

入矣。若不見討，必爲篡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如龜也。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鄭敖而代之。鄭敖，楚康王之子，驪，樂有疾，闔縫。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莒邑也。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人。楚人令尹尹固也。以魯背以魯背盟，故欲戮之。音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諸晉大夫，樂桓子也。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予以財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公義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倣我者，諸侯之卿，有以貨私免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貨免之法也。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作而作，則作也。得衷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道之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爲戮何害？何害於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早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譽棟也。武子政卿也。是爲國棟，言已爲夫棟折而棟崩，吾懼壓焉。叔孫氏亦必亡也。叔孫氏，言季氏亡，則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公不與之。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昭公，魯昭公於莒而助之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人。其執政貳也。執政貳，於莒有二心。貳心必失諸侯，豈唯

魯然。言不獨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於人也。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謝也。至晉。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患謂見執。如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名也。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政卿。韓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猶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昔樂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樂盈也。喪畢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敝賦。賦兵。騎跋畢行。無有處人。騎跋。跋以從軍。吏次於雍渝。渝晉地也。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從後曰。掎止。羨也。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也。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齊朝駕。羨萊。齊大夫也。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也。極至。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或云。得土如瓦缶。中有土羊也。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螭。蠃。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山精。能言。或云。獨足。螭。蠃。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贊。羊。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贊。或曰。罔象。食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歎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

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可行者也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先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瞻父昏大睹父爲客禮飲尊一人以爲客也羞羞寵焉小進也也睹父怒怒謔也相延食餚延進也衆賓相辭曰將使餚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瞻父辭也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養上賓也餚於何有於何有猶何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辭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也如季氏也康子在其朝自其外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朝也康子辭於朝而入見入見辭其家臣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也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考合民事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於外朝也朝在路門內也內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內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上寢門正室之門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庇季氏之政焉庇治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言家有寵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不當績也懼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爲大也宗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間耶僮蒙不逮也言已居吾語女

則有辟。古之制也。辟，罪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於作事處身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懲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也。冀，望也。而女爾今曰胡不自安。欲使成不續。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也。志識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門也。皆不踰闈。闈，門也。二人也。敬姜不踰闈而出。康子不踰闈而入。博不踰闈而入。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胙不受。微俎不宴。禮賓賓主人。敬姜不與。微俎不與。康子不親受也。祭主祭祀之禮也。不具謂宗繹。不盡飫則退。日，禡，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禡。以祭宗明。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禡者通言也。賈侍中云，宗具則飲，不盡飫也。昭謂立曰飲，坐曰宴。言宗具則飲，不盡飫也。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饗其宗老。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也。而爲賦綠衣之三章。綠衣詩，郁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師亥聞之。師亥魯樂師。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及宗臣也。暗謂上章所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不與他姓譏親親。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而不犯，不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威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威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者祀。辱自屈辱。共奉禮於禮爲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言處女之智不如婦。公父氏之婦智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恩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父子之喪不夜哭。遠情欲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朝子幕也。

吳伐越。墮會稽。王勾踐。山名。墮壞也。吳王大敗。敗越於夫椒。越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吳子。夫差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齎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徹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齎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獻酢禮畢。微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會稽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遠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也。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山川之守主爲山川設者也。能興雲致雨。社稷之守者爲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以利天下也。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吳郡永安縣也。爲漆姓。漆汪芒之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周其國北遷。今爲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長者不過也。汪芒長狄也。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吳郡永安縣也。爲漆姓。漆汪芒之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周其國北遷。今爲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長者不過也。

十數之極也。計之三丈則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鷹鳥也。楛木名。砮，以石爲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燕遼晉北土也。傳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各以所出貨物，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視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刻羽之間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遇父之子胡公。元女胡公葬後虞也。以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姬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使求得之金牘，如之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侯怒伐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卽位而逆之。季勤侯通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宰人吏人也。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人也。曰：笑吾子之大也。謂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鄭爲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對之長蒙教詩樂毛詩序云：徵子至于戴公，其聞禮樂，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篇，於周之太師以鄭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輯成也。章篇義凡既作官也。今成三節憲矣。曲終乃更變韻者歌也。所以節憲者也。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王稱敬之也。凡既作官也。

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云受之於先聖人行此恭敬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之道久矣不敢言劍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暨楚王問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能庇暨之故為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昭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屬從子之今吾子之教官僚僚也同僚謂僚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非同官之

卷六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惠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奉公子小白出奔齊。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爲宰。鮑叔之子叔牙也。齊大夫娘姓之後。鮑敬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軍門立旆爲軍門。著。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旆爲軍門。著。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子皆云。濱近也。管仲臣。鈞。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子。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爲。桓公曰。若何。若何。鈞。鮑叔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魯。殺。君猶爲子糾也。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以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欲得生。以戮之。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

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也。肅疾。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辨其功苦。辨別也。牢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其大小輕重。視其剛柔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旦暮從事。施於四方。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資也。而盈其鄉之資。盈視也。資財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服牛輶馬。服謂牛眼車也。詩云。謂牛輶馬也。詩云。晚彼牽牛。以周四方也。問福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日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羸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權節其用。來耜芟蕘。平櫛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雑所以芟草也。及寒擊菑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待時耕春之後。時耕謂立及耕深耕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勾之宜也。耘拂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擾平也。擾擾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在拔曰挾。榆椿也。刈鋤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襖。脫解也。茅蒲蓋笠也。襪襖蓑笠衣也。以爲笠也。露體塗足。露暴其髮膚盡其足也。四支之敏。敏猶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曠也近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之秀者也賴恃也出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退伏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家爲一鄉。二千家爲一鄉。凡肆萬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者。工商各三也。二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三十萬人。是爲三萬人。是爲三鄉。合三萬人。是爲三鄉。農野處而不曠。下所云五鄙。不在都邑。公帥五鄉焉。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上卿各帥五鄉。齊三卿。是爲三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臣立三宰。三宰三鄉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爲施車。商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三處。周禮有澤處之官虞度也。掌度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三處。周禮有澤處之官虞度也。掌度也。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度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劍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滅長也。貴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十軌爲里。里有司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

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猶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則爲軌出。則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耕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當以誅無道。以屏周室。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自也。問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爲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

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年也。伐功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也。其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遇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謂前有闕者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勤不違時，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營量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能也。問其鄉本其行。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選官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周禮。伍無與爲伍也。大司寇以圖罷民，罷女無家。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求其事。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也。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時移徙，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謂時恨也。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陵，大陸曰阜。陵，墐溝上之道也。九時，則民不遺。夫爲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

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注一屬焉。五屬四十立五正。正長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之治也。聽大夫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下政聽鄉鄉帥之治也。聽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一再則宥。宥寬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親是資。積土爲封。資財也。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兵也。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皮可用爲輕罪贖以韁盾一戟。韁革劍之屬。韁小罪謫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宥閒罪。宥刑罰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贖作贖刑。宥赦也。聞刑之疑者。書曰五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也。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曲成則服。入兩矢爲束。訟者坐或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入一人不入則曲。美金以鑄劍戟也。鑄治試諸狗馬。狗馬難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斬。平地斤形似鉏而夷平也。夷小斷研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

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以俟敵也。渠弭。裨海也。水。中。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可居者曰諸。昭謂有此。乃可以爲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環山於有牢。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燕。今廢陽蘇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旣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飼陰。飼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鄭。紀故紀侯之國。鄭。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上管仲制。齊法以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云。八當爲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

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也。承受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鈞樊綬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革爲之。皆以五采屬飾之。九就就成也。正幅爲緣旁屬爲旗鈞樊綬之鈞樊馬大帶綬當胸前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公。在莊三十二年。又弑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痴高奚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男女不淫。牛馬選具也。淫見淫略河以衛之。遣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爲懿公。在魯僖元年。桓公適之於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育養也。故謂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動爲救患。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攀攀也。禮酬賚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不任用也。縷綦以爲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易共也。鹿皮四分。分散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橐空而縷綦載而歸。言重而歸。縷綦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無不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謂不以軍滅之。不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也。東萊齊東夷也。

使關市幾而不征。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築葵茲晏。負夏領
釜丘。山戎衆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掠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之關也。夏
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鍛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
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朝服以濟河而無忧惕焉。西行渡河。平行晉也。文事勝矣。勝舉
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卷七

晉語一
武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晉侯之孫，鄧侯之子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弑昭侯，立襄侯。襄侯生哀侯。襄莊公十六年，王使使賈侯，人立之。襄侯生桓叔，桓叔生襄子，襄子生共子，共子生平子，平子生桓叔，桓叔生成子。初，桓叔爲曲沃伯，無死。伯共子之父樂賓傳之，故止。共子使桓叔爲曲沃伯，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君父師也。如君父師也，則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如壹事之族也。族類也，壹事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食之，食謂食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也。壹事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謂家臣也。以力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也。君何以訓？

矣。無以教爲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晉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從君而
貳君焉用之心也。貳二遂鬪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
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衡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齧刺人也。猾弄也。齒牙害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捽也。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謂晉。謂兆端。左右鬱堵。有似齒牙中。有似齒牙。所以齧刺人也。猾弄也。齒牙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時我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擋民國移心焉也。攜離。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擋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也。克勝。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實主之。司正實者也。實滿也。曰。
飲而無肴。肴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執大焉。史蘇卒爵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失官。失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中也。何敢憚罰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女兵由姬也。兵言其福。桀禹十七世王。臯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臯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

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功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其國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宣王之妻也。褒姒入謂之褒姒是爲幽后。王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擣。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名鄭虢公。虢之子。幽王之妻也。幽王立以爲卿士也。逐太子宜臼。宜臼平王名也。申后之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鄫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薄又增其寵。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季末也。三季王且其兆云。挾以衡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也。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不得其君能衡骨乎。昔驪姬不得志於其君。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不得志於其君。跨猶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者。昔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害。雖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者。諸夏從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者。昔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害。雖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者。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官。言其惑亂。皆其宜也。宜民之主也。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官。言其惑亂。皆其宜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肆侈不遠。肆極也。極其泰流志而行。流放無所不疚。無一處不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鑿。鑿境也。言不得復追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方也。乃甸內。偏其土。又小也。小於三。大國在側。大國齊。雖欲縱惑。未獲專也。擅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鄉也。師保多而驟立。不其集亡也。驟數五。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且夫挾

小鯁也。可以小狀而不能喪國。害可以在內爲小戰。戕人不足以亡國。當之者狀焉。鯁者傷也。值骨於晉何害。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其與幾何。言不久。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其銘有之。鍾鼎之戒。刻器曰銘。謂曰。嗌嗌之德。不足就也。嗌嗌。猶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嗌嗌之食。不足狃也。狃。貪也。不能爲膏。而祇羅咎也。膏肥。雖驪之亂。其羅咎而已。其何能服。驪所殺是也。禍告而已。其後二子爲里。吾聞以亂得聚者。聚財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爲一時。齊無知有也。非人不免難。於難。人衆。不能自免。非禮不終年。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非義不盡齒。齒年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世嗣晉惠公。夷晉是也。晉驪姬。不能及。非天不離數。歷離。非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祚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晉驪姬之謀。不居安。行。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可度。利害之本。而以邪。以寵賈怨。不可謂德。怨於市也。晉恃寵愛。以市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少族。不據其安。也。天爲不失。謀少也。多敵。多德。義不行。禮義不則。德義不行。透求非義。故棄人失謀。天亦不贊。行之以齒。族多敵。故天可謂有。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徒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將不克饗。不可爲人而已。爲他入耳。士鳩曰。誠莫如豫。豫而後給。士鳩晉大夫劉累之後。屬叔之子。子與也。夫子誠之。其夫子郭偃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爲大秦。

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殺呂郤。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者猶言男子也。本辭男謂後生爲婦。於此云子者。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蔡子齊姜生申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今蒲坂屬申生。異母弟也。蒲奚齊處絳。晉時都。以微無辱之故。鎮於外。以敵備戎狄。無恥。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於國也。疾其君也。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爲百姓也。嘗者謂古明君也。爲百姓云爲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也。故莫不盡。至矣。至深也。封厚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是以能。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也。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晉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也。始。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其子立也。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深亂亂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三公子。謂重耳奔狄。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之本。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婦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

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役爲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而奉之貳二心從也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三大夫乃別蒸于武公葬冬祭也武公獻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莅事莅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齊者欲風羣臣使知意也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猛足乃言於太子猛足太子臣也白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遷徙敬順所安爲孝敬順父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爲不敬也作令不孝作令謂以有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貺同贈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也乘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田獵也翟祖國名也氣凶象也凶象也曰氣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祖也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郤叔虎晉大夫郤芮郤之父郤對曰牀第之不安邪第寢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鳶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祖也翟祖意在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也忌難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拒違其過去者則其上貪以忍忍忽爲其下偷以幸偷苟且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故有冒上而無忠下冒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回鑿足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據仗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

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鷺以告公悅乃伐翟祖翟猶職也。郤叔虎將乘城也升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己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將負於背若今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也。旁涇曰通其名。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立庶也。適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夷生靈耳。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廟。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極鮮有慢心。知其極則戒懼。觀欲也。雖其慢。乃易殘也。慢易殘毀也。言有官任而遠。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難爲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守節不易其情。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精潔。小心多畏忌。而大志重。大年長也。又不忍人。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債重者。則可疾獎懲也。而大志重。敦重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難爲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辱謂被以辱。謂被以不義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優施曰。知辱之近行。不義也。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今子內固而外。籠外寵。外見寵愛。且善否。莫不信。所見信。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移。不且吾聞之。甚精必懸。精銳。近精爲易辱。懸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廟在焉。猶四周謂之宗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啓戎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

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歸境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言也。生生畿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也。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子霍。師未出土鷹，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武副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嫡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鷹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爲貳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上手也。」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也。相助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公曰：「何代更也？」下貳代履，下足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也。役爲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若下攝上，與上攝下也。持周旋不動，以遠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爲物用與百物無異也。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部也。闕成而不知是以寡敗，知有闕不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變更聲非聲章，弗能移也。鼓也。鼓金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也。過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也？凶猶凶，恐也。退却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以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

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士焉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矣。齊適吳越。後武王追封。爲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子與士。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父命也。不從。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爲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也。甚寬惠而慈於民也。慈愛。皆有所行之。行之皆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而以彊劫君。君未終命而不歿也。終。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盍。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私。無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除民害。衆。益。以爲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凡民利是生。生。利。殺君厚而利衆。衆。孰沮之也。沮。敗。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交。俱。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惑。謂國人也。誰。不。雖欲愛君。惑。不釋也。解。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有善子。知自殺之惡。無章其惡。而不

厚其敗。厚其敗，輕創斬以黃鉞也。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鉞同也，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授申生以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世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寧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叔之族，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殲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臯落，東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得牧於田野，故也。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轉睦焉。果，果於用師，否也。轉，和也。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濟，渡也。以不勝，距之。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益，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氏。衣之偏袴之衣，佩之以金玦。玦，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太子，僕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奇，異也。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禮。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也。害其身，必外危之也。外危之，使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氏也。阻，古韻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之玄衣朱裳執戈揚櫨，以敵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

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人贊也

謂儀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也。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與申生戰。君其釋申生也。釋會
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非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太
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立所愛。
疑決之以卜筮。愛疑愛同也。龜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欲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
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也。偷孺子少子。
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兵要也。君今於太子。不爲薄矣。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太子曰。吾其廢乎。里不無懼。不得立。
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賢愈也。昔執恭
其父出。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晉周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衣偏之衣。而佩金玦。出
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中分君之半也。狐突
歎曰。以厖衣純。純色曰厖。純德謂太子也。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玦猶離也。金玦以兵決事也。狐突
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玦所以圖事決計也。故爲兵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懼。兵
要遠災。懼惡也。衣躬之半。君無惡意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鼎落。狄人出逆。逆拒申
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爲外聲。正故大夫。殆殆多警。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
內好

家多嬖妾也。嬖專寵故適子哈國。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過奚齊爲順父心。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歎也。非歎愛抑欲測吾心也。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袞。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意。故言生心也。雖蠍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蠍食木蟲也。豈從中起。如不戰而反。我罪滋厚也。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雖君子曰。善深謀也。

卷八

晉語二 獻公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試公也。愈益也。曰。吾固告君。日得衆。日往。衆不利。焉能勝狄。爲用而勝狄乎。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皆大也。善。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太子不順也。不。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強舉也。信。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也。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旣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用心。使來從己用之。

其易也。一日，晉子爲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晉無郵也。過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里克妻字，昭君也。從夫稱也。孟或作盍。我教茲暇豫事君。里克此。
豫樂也。暇閑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吾讀如魚。吾昔不敢自親。吾然其智。曾不如鳥鳥也。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築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不謂苑乎？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諭枯。有謗。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去。辟熟食。曰饗。置也。夜半召優施曰：「何謂枯？」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成矣。成定。」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乘執太子不忍爲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中立。」中立其免乎？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謀既旦而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以對。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然也。拒之以不然也。」拒優施以失晉也。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計術以鑑。亦固太子以攜之。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固持也。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故謂多作可易其志。志少疏。乃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晉驪姬唯無忌難之。心。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我爲我心者。不得自在也。」里克曰：「弑君以爲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云。廉直也。續若闕隱之廉。非也。君獻公也。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人之心。因驕以裁制也。自大其廉。而有

人之父子。吾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晉力不能爲也。成歸福也。齊姜申生母也。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絳晉所肉。頭也。公至召申生獻。昨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寘置也。寘蒸于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隨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之傳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飲小臣於申生。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原款。因爲告太子。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也。敏達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得。度寸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竊隱也。小心猶介。不敢行也。猶者守分。有听不爲也。言雖知當與行。是以言至而無所訛之也。言謬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也。及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人謬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不反讒。反謂覆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名也。死不遷情彊也。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行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爲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怨歸於君也。歸於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取笑諸侯。諸侯所笑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沃哭曲沃。

也。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雉經頭槍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不聽謂穆桑之暇不從其言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爲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爲其君。謚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驪姬旣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閼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懷公時爲物鞮狄北狄醜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晉滅以爲邑非也是。時梁尙存至魯僖書云。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子九人。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三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狐偃曰。無卜焉。狐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大國諸侯朝貢道遠難通也。望大難走歸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因往。望大也。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也。望大難走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狃乎可之。夫狃近晉而不通。不與晉懶陋而多怨。多怨於我狃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也。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狃。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爲爲誰也。乃遂之狃。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狃一年。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狃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也。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也。偕俱聚居異情。惡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爲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之女故親吾君。公

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晉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玉四年復爲君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

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天也。公拜稽首。覺召史闢占之。史器虢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氏有子該爲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天事官成。官成福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僑告諸其族。虢大夫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夢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度揆也。大意而今賀之。何損於禍。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也。入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也。傲慢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遠。今嘉其夢。侈必展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鑒鏡也。鏡所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也。宗國既卑。諸侯遠已。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也。去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也。後六年魯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虢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虞大夫也。諫虞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會。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外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定身以行謂之信。安定安也。行事以求。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也。乘垂棘之壁。假之道也。親謂虢。太王季之後。虢王季之胄。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

勢之強弱。釋其閉修也。修舍也。閉守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君子失心。鮮不天昏。天荒之疾。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鄙且東略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

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襲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故不悔也。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焉得里克告不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不鄭曰。苟息謂何。荀息有荀息曰。死之。不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息也。遂行也。里克曰。我爲子行之。助其事。謂使狄子帥七與大夫以待我。七與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賦。景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也。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人。結援於秦。之屬。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恩薄者。尙可以得重賂。以立二公子。厚者可使無入。於己不得入。立也。國誰之國也。專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廢義則利不立。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驅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化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驅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化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姪之言。令皆奔去。殺無罪。以爲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使百姓莫不有藏惡。

於其心中。人懷恃也。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彊憂。於諸侯且爲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則得以爲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也。安富賴利。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爲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載見爲後。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旣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讐也。旣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不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民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爲樂也。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重耳。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制也。不可犯也。刺鋒父母死爲大喪。謗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掃之臣也。酒灑。死又不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謗。謗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愛士民。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爲順民。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呂甥。郤稱。夷晉大夫也。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

入吾主子。主子爲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
內生也。從夷吾者，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
可失也。無常無常心。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在以求之。求也。所方亂以擾。孰適禦我。
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在以求之。求也。所方亂以擾。孰適禦我。
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
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賄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子于秦乎。秦親晉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大夫許
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
昆裔。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託在草莽。未有所依。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
臻。國曰。寡君不祿。諱君死。赴於他。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駢人。駢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也。亡也。遷徙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
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間之也。其誰不敬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
重視。而羣臣受其大德也。終君謂獻公。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也。謀役。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乃召大
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使之二也。
公子擇。以爲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秦公子。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竊謀。
所立也。公子擇。以爲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秦公子。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竊謀。
也。寡微知禮可使。敬不墜命也。失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

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棄親而亡者。被不孝之名。然後有是故。置之者不殆。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我爲仁。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己有也。我從外徼倖而求之。誰謂我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繫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耳命也。反國之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爲君。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我勤我助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猶潔。猶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已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地實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越。君實有郡縣。非謂之無也。君亦自有郡。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越。君實有郡縣。非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亡人之所懷。挾纓縗。以望君之塵垢者。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纓縗。以望君之塵垢者。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爲鎰。珩佩上飾也。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蒸磬。下有雙磬。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繫也。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

也。貪。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不役。不貪。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且可以進退。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有與爲黨。必有與爲讐。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卷九

晉語三 惠公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丕也。與人誦之。與衆也不。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佞謂爲里平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得之而狃。終逢其咎也。告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與謂丕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惠公殺之。既里不死。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禍。貪。失之。禍。秦伐晉。戰於韓。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偃。晉大夫。善與人之誦。偃。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之省衆而動。動行。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戒。謀。事。揆。義。乃行。衆。口。以。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

也。考校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

惠公卽位出其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加禮故改葬之。惠公為申生娶於賈無子傳曰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之斯斯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使貞為不聽以正葬之信為不誠而不見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羈法也言惠公偷居位懶倖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各聚爾有待所歸兮有也。猗兮遠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遠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二七十四歲後微者亦亡。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鎮撫國家為王妃兮。侯為王妃偶。諸調子圍。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家嗣太子其數告於民矣。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昭也。數言之紀也。謂晉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兆見也。若見也。衛導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敍之也。述意以導之也。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將至矣。導謂引者可行也。

惠公旣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也。辱罹天

之禍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至也，及文公入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如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旣卽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爲齊卓子，爲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也。緩遲，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出奔也。穆公使冷至報問。冷至秦，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事行聘事也。將行，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少。」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共華賈華叔堅驅歌鑿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不豹出奔秦，豹丕不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也。」不及，罪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可以不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將見及，其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將待，禍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爲困，謀不中。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也。荀子其行矣，我姑待死。荀子共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丕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若化，化言轉也。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以禍爲遠，孰能出君？遠去也。謂丕豹以禍故，而出君乎？爾俟我。

我僕待之待

我圖之

晉饑十三年，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雖謂殺里丕之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也。」萬達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汜浮也。不反之辭，歸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彊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也。實。豈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亦將擊晉。我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以糴。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晉僖公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右公戎。慶鄭吉，右公戎。公曰：「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爲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梁由靡，御韓簡。由靡，韓簡。萬簡，晉卿韓之孫。虢射爲右，爲右車。以承公車也。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鬪士衆，欲鬪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己在秦也。入也，煩己。爲秦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懼也。懼怒。

晉莫不怠。受其施也。鬪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必狃。狃而輕我。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今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戰。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鏃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也。遂成。其若爲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不也。背其外賂。謂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晉所行。若天道。故必敗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濡而止。謂濡泥也。公號慶鄭曰。載我也。號呼。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變鄭吉。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也。慶鄭曰。釋來救君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止。秦所獲。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紩曰。殺之利。子絕驛。逐之恐構諸侯。構交。以歸則國家多懸。懸也。恐知國家閒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紩曰。吾豈將徒殺之也。徒空。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

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晚未嗣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圍子圉惠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云知河東之政。在魯。傳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甥晉大夫呂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他公子以代下。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轄田。賈侍中云。轄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轄田以也。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慚焉。其亡之不卽。亡謂在外。卽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君猶在羣臣。作轄田。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爲而可。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徵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征稅也。子稅。以繕甲兵。輔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不憚徵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

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不恩大義。不思。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饋七牢焉。牛羊豕爲一牢。饗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大父晉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

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也。適之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其屬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爲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而使君亡。是犯也。犯逆也。

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

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肯秦。降而聽諫不戰。度鄭諫公。使與秦讎。若公戰而用良不敗。吉善也。卜右慶鄭

良。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

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

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趙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行之。秦豈不能行之。謂能救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得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成。而反之不信。與秦始平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爲失刑。失刑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

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止，帥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也。夷傷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坐死而不能待。忠信忌善，背德。面夷乎？怨君不用其刑也。趣行事乎。趣司馬行。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魯僖公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爲文公。